

葡萄藤 *Grapevine*

2018年4月第179期



祂已經復活了！(馬爾谷福音 16:6)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http://www.chinese-catholic.org>

本期目錄

	ii	主編小語	◆ 張克約
神長的話	1	耶穌復活與感恩生活	◆ 林育明神父
	3	四月份的慶日 - 馬爾谷	◆ 周道執事
節慶紀實	6	復活節與園遊會	◆ 王念祖
	9	春節祭天敬祖彌撒與聯歡晚會	◆ 楊治財
領洗之路	13	我的五十年天主教旅程 My Fifty-Year Journey to Catholicism	◆ 李參 Geoffrey Lasley
	20	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天主	◆ 范承東
人生歲月	21	五年慶、十年轉	◆ 周道執事
世紀傳承	24	大傳願景	◆ 王念祖
信仰時論	29	信仰上的迷失~女人	◆ 安得樂
靈修分享	32	在主內休息	◆ 張宏秀
	35	依納爵神操小組年度避靜心得	◆ 神操小組
聖經知識	42	談聖經中的狗	◆ 鄒保祿神父
	43	尼祿皇帝生平簡介	◆ 鄒保祿神父

☆ 歡迎您投稿本刊，分享信仰及生活，文章以三千字內為原則 ☆

指導神師: 林育明神父	輪值主編: 張克約	校對: 朱嘉玲	排版: 王念祖
打字: 陳美卿、許德立	稿庫管理: 劉珊珊	網頁: 楊漪婷	廣告: 楊治財
印刷送取: 劉貞妮	分發: 李娜、許璧玉	新聞: 楊治財	郵寄: 王念祖

主編小語

張克約

Time Flies！這已是本人第四回擔任葡萄藤輪值主編了，沒想到媒體出身的我在退休來美之後，還有機會為教會出版品略盡綿薄，也沒料到在學習中，體認活到老學到老的真諦。《葡萄藤雙月刊》這一期橫跨一年中最重要的兩個節慶~傳統春節與復活節，讓大家都過了一個難忘的豐收季，而《葡萄藤》是一本福傳專刊，在大傳組同工與作者群的熱情投稿下，自然應運而生豐富而多元的題材！

人生能有幾個三十年？猶記去年《葡萄藤》才剛慶祝發行三十周年，到了年底，卻出現幾位同工倦勤或個人原因萌生退意，以致《葡萄藤》在2017年的十二月號出刊後，面臨無限期停刊的抉擇。特別是曾參與其中者，《葡萄藤》是大家成長過程中的共同記憶，如何割捨得下？也因《葡萄藤》是大傳組工作量最大的主要業務之一，連帶引發「大傳組是否仍需存在」的疑義。

今年初，大傳組進行了世紀改組，在前後任組長與新舊同工、廣大讀者的支持下，《葡萄藤》繼續發行，二月號出版後，新官上任的念祖又大刀闊斧執行電腦化改版（詳見大傳願景一文），因此，本人主編的四月號，讓人耳目一新！

本期除了神師的話、執事專欄，還有周執事晉鐸五周年神來一筆的《五年慶、十年轉》新詩散文；在因應復活節聖洗聖事上，本期刊出兩篇去年領洗人的現身說法，值得初領聖洗與廣大慕道者參考；在靈修與教友生活上，主編特別推薦“在主內休息”的避靜心得分享，當然，其他各章亦屬佳作，篇篇精彩可讀，不需贅言。現在，就請大家敞開心扉，開始您的靈修之旅吧！



耶穌復活與感恩生活

林育明神父

我們從一個節日過到另一個節日，從一個祈禱意向到另一個祈禱意向，從一個慶典再到另一個慶典，這周而復始不斷地更新我們進入人生的另一階段，確實是一件美事。現在我們已接近了一個重要時期，這時期帶給我們一個新的開始，從至聖逾越奧跡的開始，藉耶穌基督受苦受難而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再由死者中復活，戰勝了死亡，完成了天主為與人類和好的計劃，救贖了我們罪人，並把那充滿生命的希望賜給了我們。

耶穌曾親自解釋祂的死亡和復活對我們有什麼意義？耶穌說：「人子也應照樣被舉起來，使凡信的人，在他內得永生。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都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望福音 3:14-16）換句話說，耶穌的復活為人帶來了永生的希望。試想想，人沒有任何的付出卻能享有無窮生命的機會，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傷，這是一件多麼令人嚮往和感動的事啊！一個學者說：「要是墳墓讓人想起人生的短促，耶穌的復活就會使人看出死亡是短暫的。」

近來年歲日長，就越發覺得在往後的歲月裡，生活需要開始學會「做減法」。到了六十而耳順的年齡，我們要學會妥協，不再爭強好勝，從八方稜角分明變得圓潤靈活，我們會認清好多的人與事，有好多的衝突，想想其實都是不必要的。想取悅別人倒不如讓自己坦然。自己能夠健康的活著，真實的愛著，幸福的過著，這一生也就夠了。

真正的朋友，是不需要熱情洋溢的修飾，更不需觥籌交錯的相邀。我不是說朋友要朝夕相處，不離不棄，而是「無論何時你都在我心中」。與人相知，貴在知心。那些三言兩語就熱情到一見如故的人，一如他們的突然而至，也會很快離散不見。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靜水流深，這句話當適用於任何情義。

無意中讀到一段很寬心的話與大家分享：「時間撲面而來，一切終將釋懷。人生並非坦途，某一時期，某一瞬間，總有一些困擾糾結於心，甚至於一度左右了我們的抉擇和視聽。如果一些執念我們一時難以放下，那就安靜的給予時間和距離，相信隔著一程山水，自會有答案水落石出。而我們心心念念想要的東西，在一段光陰打磨之後，自然的擁有或放棄，才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做一個善良的人吧！因為心存善良，心中就不會有可恨的人和事，就不會蓄意傷害別人；就不會瞧不起別人；就會善待身邊的每一個人；就會力所能及地伸出雙手去幫忙，而不是袖手旁觀，視若無睹的冷漠。善良，是一顆默默開花結果的種子；是世間最溫暖的博愛之光…善良，可以安撫陷於困境中的人，溫暖他們受傷的心房；善良，可以使他人和自己的人生更加如意順暢。因為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

做一個包容的人吧！我們要學會包容血濃於水的親情，包容地久天長的友情，包容心手相牽的愛情；包容見利忘義的人……學會包容，不再計較一些無聊的紛爭，快樂就會增多。其實，包容別人的苛刻和傷害，就是給予別人一次重新開始的勇氣，就會使人與人的距離縮短，就不會再抱怨。“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記得別人的好，忘記別人的錯。世間就會越來越美好！

做一個安靜的人吧！人海茫茫，喧囂紛雜。物慾橫流，人心善變。如果能擁有一顆淡然的安逸之心，擁有一顆平和樂觀的心態，笑對一切身外之物，該是多麼豁然開朗的心境啊。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其實，真正的寧靜，不是遠離車水馬龍的喧囂，而是靜守自己內心的世外桃源。在靜謐的時光裡，聽一曲光陰的故事，讓美好的記憶悄悄地蕩漾在心頭；賞一輪清澈如水的明月，讓思念悠悠，靜美如初，該是多麼愜意的事啊！

做一個懂得感恩的人吧！人生路漫漫，誰的一生都不容易，誰的付出都不是應該的，所以不要拿別人的善良置之不理。要懂得感恩！尤其要感恩在我們茫然無助之時，及時拉我們一把的人。幾度春秋，幾度風雨。我們要感恩與世間萬物的所有相遇！感謝春夏秋冬給予我們如詩如畫的美麗，感謝風雨雷電給予我們千錘百煉的磨難和考驗，使我們此刻淡定從容，波瀾不驚！最後祝大家復活節快樂！

四月份的慶日 - 馬爾谷

周道執事

昨晚輔理主教 Kelly 來醫院給神父作終傅，等病人傅油聖事做完了之後，又給神父領了 Viaticum (天路行糧)，看了當時神父的情況，我決定晚上還是住在醫院裏陪神父過夜，主要原因是神父不喜歡戴 CPAP 面罩，畢竟整張臉罩在面罩裏換誰都會不舒服，每隔十來分鐘忍受不了了，他就會把面罩脫掉，祇要面罩一脫，氧氣就呼呼作響，監視器也嘩嘩不斷，幾次以後，護士不堪其擾，乾脆進來把面罩換成氧氣鼻管，可是這也不是辦法，神父沒法從鼻管吸取足夠的氧氣，血氧量一低，另外的監視器又哀哀亂叫起來，所以必須要有一個人在床旁邊隨時待命幫神父把鼻管的吸氣口調整恰當，可是上晚班的護士一個人要照顧五個病人，不太可能隨時待在邊上調整機具或消音。

有鑑於此，我就留下來了。再晚一些，將近午夜，血氧含量實在無法到達 90 以上，技術士終於進了房，說神父必須要用面罩過夜，才能吸入足夠的氧氣，並且也才能收集到有用的資料，基於這層理由，我就更理所當然的陪伴在神父的身邊了。因為這樣，整夜都有機會跟神父玩面罩脫了再戴，戴了再脫的遊戲。一個晚上護士又不時的進來換尿片，翻身，打生理食塩水。注射抗生素，量血壓脈搏，這一晚又過得熱鬧滾滾，睡意全無。

早上護士來餵食利尿劑，打抗凝血劑，照例要問神父三個問題，不知是領終傅的效果還是有其他的原因，神父變得特別警醒，頭腦非常清楚，也會開玩笑了，當護士問神父叫什麼名字時，神父還會說：「妳早就知道了，妳幫我記起來。」

再隔一會兒，助理護士進來幫神父換床單，尿片，神父望著黑色的電視銀幕(電視沒開)，突然他開口跟我很清楚的講說：「你看，你看，我在



電視裏分送聖體，那裏有好多人。」電視機明明是關著的。我就順著他的話問他說：「噢，好多人呀？那您有沒有看到耶穌在那裏？」他近乎白了我一眼，沒說一句話，可是感覺上我們倆人是在用心靈交談，內容是這樣的：「這種問題你也會問？我在分施的是什麼？」「耶穌呀！」「所以囉！」望著神父的臉，思想及此，不自覺的慚愧起來。神父這時又開口了，「你看，你看，你也在那裏。」「噢，神父，您確定嗎？還有誰呢？」「我確定，這個護士也在那裏。」他指了指幫他換尿片的助理護士。又隔了一陣，沒頭沒腦的，神父再度用堅定的口吻說：「我看到馬爾谷了。」「您說誰？」「馬爾谷。」「您確定？您認識他？」「我認識。」我吃了一驚！心想，今天4月25日是聖馬爾谷的慶日，我們還沒開始今天的早讀，而且神父沒日沒夜的住在醫院裏，跟本不可能知道今天是幾月幾號，平常有的時候甚至連三個基本問題都不見得答的出來，他怎麼會在這時候看到馬爾谷而且知道他就是馬爾谷呢？我說：「神父，您知不知道今天是聖馬爾谷的慶日？」他一點也不猶豫的說：「我知道。」再隔了一陣子，他說：「沒有了。」我指著電視機問他說：「影像都沒了？」「嗯，都沒有了。」我再指著電視又問了一聲，神父這時連看著電視機都覺得多餘，搖搖頭說：「都消失了，沒有了。」

這是在《愛的身影》裏描述去年4月25日陳兆望神父在Baylor Hospital的情景。好快，陳神父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神父離開的日子是4月29日。四月份是復活的日子，相信陳父一定步武耶穌的腳印，在復活的時刻，受享天國的光榮。今年的4月1日是復活節。每一年復活節的日期都不一樣，整體而言，復活節大致是在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間，主要因為猶太人用的是陰曆，所以復活節是在每年春分月圓以後的第一個主日慶祝主耶穌復活的日子。它也是猶太人過逾越節八天慶節當中的第三天。

復活節後的第二主日是慈悲主日。教會之所以會有慈悲主日是因為傅天娜修女。傅天娜修女終其一生為需要的人和這個紛亂的世界不斷的祈求天主的慈悲。1931年2月22日耶穌顯現給傅天娜修女說：「你要把我顯現給妳的形像畫出來並且寫上：『耶穌我信賴妳。』我深切的願意這幅慈悲聖像受到尊敬，首先從妳的教堂然後拓展到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我允諾那些尊敬這幅聖像的靈魂沒有一個會失落。」傅天娜修女終其一生都在效法耶穌，她願意為眾人成為犧牲的祭獻，尤其為罪人和垂死的人。傅天

神長的話

娜修女在主曆兩千年四月三十日見證了天主的慈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冊封她為二十一世紀的第一位聖人。

四月份教會年曆上被列為慶日等級的就屬 4 月 25 日馬爾谷的慶日了。傳統上相信，新約中提到的馬爾谷應該是指聖史若望·馬爾谷。伯多祿逃離了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的追捕，他於克勞狄一世在位第二年（公元 42 年）在馬爾谷的陪同下一起到達了羅馬。在旅途中，馬爾谷成了伯多祿的翻譯並且記下了伯多祿宣講耶穌的言論，成為後來的馬爾谷福音。因此馬爾谷福音又被稱作伯多祿福音。馬爾谷與伯多祿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係，伯多祿在羅馬寫信給信友，就稱馬爾谷為“我兒馬爾谷”。



主曆 49 年，即耶穌升天後 19 年，馬爾谷到達了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建立了亞歷山大教會，成為當地的第一任主教。今天，亞歷山大的科普特正教會與亞歷山大希臘正教會都宣稱他們傳承了馬爾谷的傳統。科普特正教會傳統上認為馬爾谷是在主曆 68 年殉道的。據說是當馬爾谷致力傳揚基督聖教之時，被仇恨他的人抓住，把繩索套在他的脖子上，遊街示眾，拖拽而死。

若望福音第 16 章記載耶穌在革責瑪尼山園被逮捕的當晚，那個被扯下毛毯、赤身逃走的少年，應該就是馬爾谷。相傳耶穌也是在馬爾谷家中的晚餐廳吃了最後的晚餐。耶穌在受難被釘死之後，眾門徒們也是留在馬爾谷的家中，看見復活的耶穌顯現，還有在五旬節時眾門徒和聖母瑪利亞也在馬爾谷的家中迎接了聖神降臨，建立了教會。

聖保祿第一次出外傳教時，馬爾谷隨同他們一起前往塞浦路斯。結果他中途脫隊回到了耶路撒冷。當保祿與巴爾納伯準備第二次出外傳教

時，巴爾納伯和保祿為了要不要帶馬爾谷同行起了爭執，結果巴爾納伯帶著馬爾谷去了塞浦路斯，保祿帶了息拉去了敘利亞和基里基雅。儘管如此，巴爾納伯及馬爾谷和保祿後來又在天主內和好了。保祿第一次被捕以後，就是馬爾谷陪他一起被解送到羅馬。保祿第二次在羅馬被囚禁的時候，他在殉道以前，曾經致書給弟茂德，囑咐他帶著馬爾谷同行。關於馬爾谷的聖髑，起初是被放置在亞歷山大港的。在主曆 828 年，一部分被相信是馬爾谷聖髑的骨骸被威尼斯的商人偷走送往威尼斯，這就是為什麼威尼斯為了迎接偷來的聖髑蓋了今天所稱的聖馬爾谷大殿的原因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 1968 年，教宗保祿六世終於將偷來的馬爾谷的聖髑歸還給科普特正教會的牧首亞歷山大的濟利祿。今年的馬爾谷慶日，因著紀念陳兆望神父逝世一週年之際，為我個人而言，特別深具意義。

* 參考資料：思高聖經，維基百科。

復活節與園遊會

圖／文：王念祖

大地更新，萬物復甦的春季，為我們基督徒而言，也具有特別的意義。按教會傳統的古禮，復活節是在春分後的第一次月圓以後的第一個主日。這是教會禮儀年度的最高潮。

在復活節前夕的守夜禮中，經過長久準備的慕道友將領受洗禮聖事，加入基督的大家庭，成為基督的子民。教友也將重新宣示，我們因著洗禮已歸於祂的死亡，也要與祂一同進入復活的新生命。

復活節主日彌撒後舉辦的「愛心園遊會」，是耶穌聖心堂行之有年的傳統。園遊會的盈餘所得則悉數捐贈給當年選定，有財務需求的慈善機構。今年善款的贈與對象是以扶助中南美弱勢移民、難民、貧民為宗旨的「聖母領報之家」(The Annunciation House)。

這個活動，對外是向僑社展示天主兒女活力的最佳福傳契機；對內是攜手合作，歡笑流汗，凝聚向心力的觸媒，更是教育孩子發揮愛心與參與工作的最佳機會。

節慶紀實



復活節前夕的守夜禮，在日落天黑之後，由神父點燃「復活聖蠟」開始。復活蠟上的五枚乳香釘，代表耶穌受難的五傷，「在他內有生命，這生命是人的光。」(若1:4)

燭光從復活蠟開始，一支一支的傳遞開來。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決不能勝過他。」(若1:5)今年有六位慕道友領受勝洗，成為基督的兒女。



代父母為領洗者披上代表「新生」的白衣，並交付給他們來自復活聖蠟的燭光，讓基督作為他腳前的明燈。

復活節主日彌撒結束後，大夥把活動大廳兼臨時聖堂內的座椅搬開，改為擺設長桌的攤位，陳列數十樣由長於手藝的教友們所做的美食。



室外草坪上，年輕小伙子迅速地架設各樣遊戲攤位的道具。大型專業的遊樂設施，例如氣墊蹦蹦屋，也紛紛進駐。由各處聞風而至或受到邀請而來的中外賓客，也陸陸續續地扶老攜幼的湧進。歡笑與美食，達拉斯耶穌聖心堂每年一度的愛心園遊會就這樣在溫煦的陽光下展開了。



天主教達拉斯耶穌聖心堂新春彌撒及聯歡晚會紀實

(摘自達拉斯日報今日美國版) 文/楊治財 圖/王念祖

爲了迎接中國傳統新年的到來，「天主教達拉斯耶穌聖心堂」於二月十八日〈年初三〉在布蘭諾市，邀請到達拉斯教區(Diocese of Dallas) 凱立主教(Bishop Kelly) 與本堂主任司鐸林育明神父，共同主持主日彌撒，周國復執事輔祭。聖詠團當日以中文、英文及拉丁文數種語言，於彌撒禮儀中獻唱，美妙和音、專業水準、虔敬禱聲，直達天庭，主日彌撒結束，凱立主教特別表達他的讚賞，也深獲教友及來賓之熱烈掌聲。



一片喜氣洋洋。

隆重之「祭天敬祖」大典，也即刻開始，一如往例，由林神父擔任主祭，凱立主教與教友們一起參與「祭天敬祖」大典，大典完成後，凱立主教、神長及教友們互賀新春、大家彼此團拜，

「祭天敬祖」乃中國傳統文化中，爲對生命的重視，特別表達對已逝祖先及親友之追思及懷念。在教宗庇護十二世時，「祭天敬祖」禮儀正式獲得批准實施。此典禮乃由已故于斌樞機主教於 1971 年在台灣提倡，特別於農曆新年舉行。于樞機說：「祭天是對神的《崇拜》，敬祖是對祖先的《追念》。我為什麼提倡？答覆很簡單，因為「祭天敬祖」，乃是一中國傳統文化，可以敦教化，厚風俗…」，此後即受到國內各界人士熱烈響應。



當日之彌撒結束後祭天敬祖大典，依照中國天主教之正式禮儀，首先由讀經員恭讀聖言德訓篇四十四章(1-15節)，之後恭請主禮團就位，接著司儀恭讀祭文：

我僑居美國達拉斯炎黃子孫，歡聚一堂，謹以至誠虔敬之心，祭拜皇天上帝，暨追念我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禱曰：天地主宰，萬有真源，神恩浩瀚，救恩泉源。自有永有，全美全善，至公至義，永恆不變。一元復始，萬象煥然，大地春回，天序遞轉。祈求上帝，寵佑平安，摯誠感謝，奉獻心田。中華祖先，歷代聖賢，締造文化，德教承傳。造福人群，千古德範，祖德流芳，永垂人間。感恩報德，飲水思源，恪遵遺訓，慎終追遠。香花果酒，俯伏呈獻，敬表孝愛，仰祈垂憐。繼由主祭林育明神父上香，奉獻鮮花、美酒、及素果，并帶領全體教友們向中華歷代祖先牌位致敬鞠躬，表達追思之情，同時也祈禱教友們，皆能分享天主內之圓滿生命。最後主禮團、凱立主教與教友們彼此互相拜年祝賀新春。

除了祭天敬祖大典，「天主教達拉斯耶穌聖心堂」亦於二月十七日，年初二晚，在該堂舉行團體聚餐及新春聯歡晚會。教堂內的佈置令人感受年節之喜氣歡欣，牆上貼了數幅春聯，例如「慎終追遠懷祖蔭、上帝在天受光榮」，橫軸「主與我同在」等等。當晚還有特別為小朋友而設的年節童趣小藝品攤位，讓孩子們自由選取，在玩樂中，很自然地體驗到中華文化。林育明神父帶領聚餐飯前祈禱後，團體聚餐於六點開始。



各家拿手好菜，水果甜點，應有盡有。大夥兒同聚一堂，享受年節喜氣洋洋的氣氛。新春聯歡晚會於聚餐後開始，林神父致歡迎詞後，由主持人呂昕、周珮如，以中英文陸續介紹晚會節目、首先由

「聖心文化、語文服務組」師生之賀新年表演系列：計有歌唱，舞蹈、小提琴、鋼琴等。「聖心文化、語文服務組」的幼兒及小朋友，經由歌唱短劇，中國服裝秀等活動，快樂學習到中國語言及文化，家長們也能看到孩子的學習成果。之後的表演計有：少年彈吉他、為母歌唱伴奏，三人組之歌者，有小提琴及鋼琴伴奏，五彩繽紛之中國傳統舞蹈：有身段美妙的獨舞及空靈柔美的六人團體西藏舞，還有具專業水準之八人合唱，美妙合音，由許慧敏指揮，劉貞妮伴奏，堂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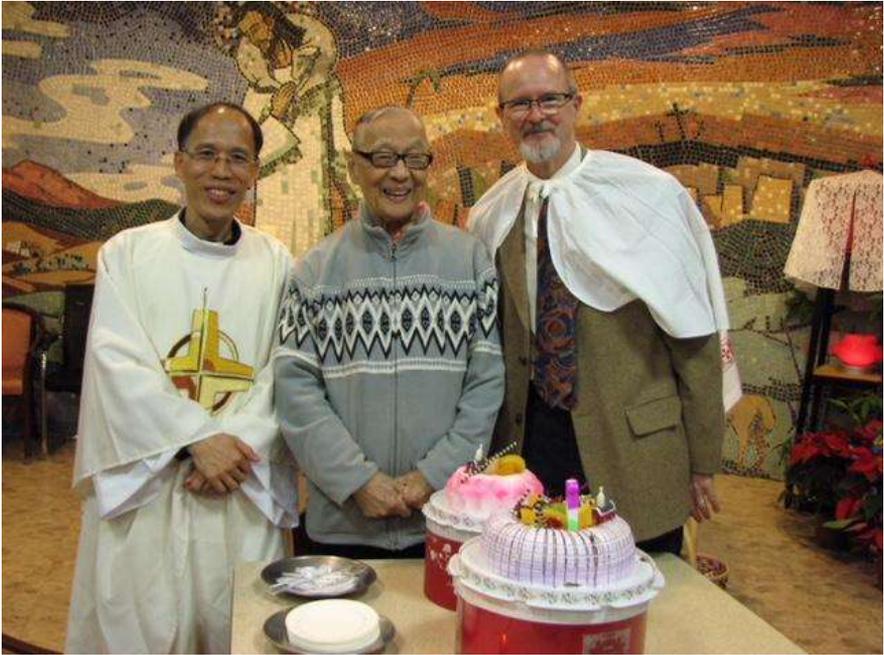
青組不落人後，亦有精彩演出。堂區新春聯歡晚會，結合了老、中、青及幼兒共同表演，歡聚一堂，熱鬧又開心。



青組不落人後，亦有精彩演出。堂區新春聯歡晚會，結合了老、中、青及幼兒共同表演，歡聚一堂，熱鬧又開心。



我的五十年天主教旅程 文/李參 翻譯/李翠婷



自從兩個月前領洗後，身邊就常有些朋友好奇地問我為何會選擇成為天主教徒。所以，我想在此和各位分享我超過五十五年以上的天主教尋覓旅程。我的故事開始於大約七、八歲還是個孩子的時候，那時每個星期天我的阿姨都會帶我去她所屬的教堂做禮拜(阿姨是浸信會的教友，就像我的祖母一樣)。對於那段時光回憶起來有三件事是我記得最清楚的：在我們上教堂的必經之路上，我會駐足觀看州政府大樓前噴水池裡的金魚；當牧師講道的時候，阿姨會從包包裡拿出為了我而準備的紙筆，我就專心安靜地的畫畫；還有就是，我記得自己很享受每次禮拜後，兒童主日學聽聖經故事時，提供給小朋友們的全麥餅乾和飲料。至於在我的「記憶」中，其他我還記得唯一的事，便是我八歲時教會給了我一本聖經。如今這本聖經的封面已經乾燥、龜裂了，但它裡面的每一頁卻都像全新的一樣，那是因為在接下來的五十五年裡，我相信自己從不曾翻開過它超過二、三次。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不明白聖經和它的架構；我總以為它該是如同小說一般從頭到尾的閱讀，而不是可以跳過一些篇章去

找尋“最棒的部分”。我總是從創世紀開始讀起，由於我永遠無法通過所有的“起初”，於是便放棄了。

就算我身旁大多數的書曾經來了又去，但直到如今我卻依然保留著這本聖經。那是因為我一直感受到聖神就存在我心裡(大約在我十歲以前便有這樣的感受)，我一直留著這本聖經，希望(或知道?)總有一天，我會透過這本書得到更進一步的決心和力量，到達一個能與我內在所聽見的聲音相應和的地方。我想聖經裡一開始的家族系譜並不是讓我無法持續往前的唯一障礙。對於一個在美國文化深受無所不在的基督教信仰影響之下長大的我來說，我對許多基督徒的印象是這樣的：儘管有許多人(如我的阿姨)是滿有愛心的、真正的好人，但同時似乎也有太多喜歡論斷別人的基督徒。我所見到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在星期天引用聖經做為自我改進的指南，卻在一週其它的日子裡將它當成武器去批評攻擊別人的人。他們說「你得相信我們所相信的」，同時還告訴我「你必須成為一個像我們一樣的人」，後者讓我感到比前者還更可怕。當我內在的聲音鼓勵著我去成為一個聖潔的人時，我一點也沒有那樣的渴望，去成為一個像他們一樣自認為「比別人更聖潔」的人。所以不管我內在的聲音有多麼迫切，我依然無法轉向基督教，好讓我能更清楚地聽到祂的聲音。

我的下一個宗教經驗，如果可以這麼稱之的話，大約是在我十歲時經歷的。我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和家人一起觀看電視上播出的節目，那是一部關於刺殺印度聖雄甘地，名為《碧血千秋》(Nine Hours to Rama) 的電影。雖然我無法回憶那時電影的細節，但我卻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甘地為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後來，我跑到到公共圖書館借了 Louis Fischer 所寫的《甘地傳》，不久之後，我便開始了對印度教的探索。我認為，這個國家能生出像甘地這樣的偉人，或許我內在的聲音可以從他這個印度教徒的教誨中，找到一個比較響亮、清晰的回音。然而我卻不知道對甘地一生影響最大的，其實是來自閱讀耶穌基督的登山寶訓(Sermon on the Mount)，而且正如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所描述的那樣，甘地是藉由主基督的教導而成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基督徒」，雖然他終身都是個虔誠的印度教徒。

我對印度教思想的探索帶領我轉向了佛教，而佛教又促使我走向了道家思想。作為一名大學生，我主修東方哲學，作為一名研究生，我讚

領洗之路

嘆自己在西方古典哲學中所習得的知識。我在閱讀時發現最能吸引我的，大都是那些能“對我說話”的聲音—雖然當時的我確實已經聽了不少，但卻仍然沒有遇到一個音量夠大和夠清楚的聲音，能說服我專情於一。畢業後，我搬到了台灣，截至目前我一直在這裡生活了三十年。

當我們的女兒接近了要讀高中的年齡時，我和內人認為最好讓她回到美國就學，因為按照我們的計畫那將是她未來要上大學的地方。在女兒即將進入八年級時，妻子和女兒決定住在德州的布蘭諾市，那裏同時也是她們後來在天主教信仰中找到家的地方。在女兒讀高中的四年裡，我會在寒、暑假定期回到布蘭諾來看她們，在我停留的期間，我與她們一起去望彌撒和參加教會活動。我不但和一些教友們成為了好友，而且還發現不同於我年輕時所接觸到的基督教教義，天主教信仰歡迎那些如我一般認為理性思考與信仰無法分割的人。我在每次回來看妻女的時候，會繼續閱讀聖經，聽道理並學習經義，但在女兒上大學，我的妻子回到台灣，而我也不再需要飛回美國後，我便失去了這個信仰團體所提供給我的諸多學習機會。一直要到二零一七年的夏天才又重新出現契機。

去年在女兒完成學業並在一個新的城市開始工作後，我們飛到美國和女兒共度了一整個夏天。在這段期間，我們三人再次一起上教堂和參加查經班。我心中曾有的聲音又重新被喚醒了，在妻子的催促下，我決定接受她的建議，放下心中旁騖，專心思考天主教會過去已經提供給我的信仰信息。我買了一本《依納爵天主教研究聖經》(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用以補強我尚在家中書架上的兒時聖經，我也讀了一些女兒關於如何當一個天主教徒方面的書，又上網查閱了許多相關的信仰文章。回到台灣後，我決定在本地的天主教團體中找人幫助我正式地研究天主教教理(我從網路上下載，整整八百頁!)。我想一切都是天主的旨意，我的學校同事同時也是我的朋友多默，他恰巧是本地天主教會的一名慕道班老師，他主動地說願意幫助我和指導我學習信仰道理。

每週與多默會面一次為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讓我可以回顧自己的學習心得並討論問題和解答心中的疑惑，我發現多默不但在信仰知識上學問淵博，他同時也是一位性格溫和的指導者。在我跟他學習的過程中，我欣喜的發現，天主教會不僅沒有說耶穌基督的教導就是經文上清楚的表面意義，反而說，雖然耶穌基督的教導確實是天主對人類最後完

美的啟示，但同時也說，我們對天主的旨意其實並非是一如白紙黑字般全然明白的—我們還在持續了解神的旨意中。在天主教會裡，我發現自己在信仰和理性思考上的探索將會被鼓勵和得到滋養，明白這一點讓我感到很安心。在我開始學習信理的幾個月後，多默認為時機成熟，同意成為我的代父，並參加了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在台中善牧堂的洗禮。這就是我走向天主教信仰旅程的簡要回顧—但這並不是故事的結束。

每當人們想知道我是如何成為一名天主教徒時，我常會有一種像在某個機場的入境大廳遇見了老朋友一般的感覺，那就是被問到：「哇!你怎麼會在這裡?你是從哪裡來的?」然而，我並沒有在漫長的尋覓旅程後，將天主教視為抵達目的地的入境大廳；相反的，我寧願將它看作我出發前離境的大廳—以聖神作導引—朝向在天主內增進信德，並對善度公義生活的意義有越來越深的理解，最終，我期待自己能把在信仰上的領會，以無比的勇氣和力量，將其付諸實踐。

My Fifty-Year Journey to Catholicism

by Geoffrey Lasley

Since my Baptism two months ago, a number of friends have asked me why I have become a Catholic; so, I would like to take a few minutes now to share with them – and with you – the story of my 55+-year journey to the Catholic Church. My story begins when, as a child of 7; or 8, I would go with my aunt on Sundays to her church (she was a Baptist, as was my grandmother). I have only 3 clear memories of that period: watching the goldfish in the fountain in front of the government building we passed on the way to church; occupying myself during the service by drawing pictures on pieces of paper that my aunt had brought with her just for that purpose; and enjoying the Kool-Aid and graham crackers they offered us as we listened to Bible stories during Sunday school class after the service. The only other “memory” I have of that period is the Bible the church gave me when I was 8 years old. The cover is now dry and cracked, but every page is just like new –

領洗之路

because in the succeeding 55 years I don't believe I opened the book more than two or three times. In my youth I didn't understand the Bible and how it was structured;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like a novel that one should rea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and not just skip through looking for the "good parts." I always started with the book of Genesis, but I could never get through all the "begats" before giving up.

I have always kept that Bible, though, when most of my other books have come and gone. Because I always (beginning when I was 10 or before) felt the Holy Spirit as a presence in my heart, I kept this Bible with me hoping (knowing?) that one day I would find the strength and determination to get further in the book, to a place where I would find the words that echo the voice that I could hear speaking to me. I think that the genealogy with which the book begins was not the only barrier to my continuing. Growing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Christianity is ever-present, my impression of Christians was that, while many (like my aunt) are genuinely good, loving people, too many seemed just too judgmental. I saw Christians as people who used scripture on Sundays as a guide to self-improvement and on the other days of the week as a weapon with which to criticize others. They seemed to be saying, "You have to believe as we do," and, which frightened me even more, "You have to be like us." While the voice within me was encouraging me to be holy, I had no desire to become "Holier than thou." So, no matter how urgently the voice within me sounded, I was unable to turn to Christianity in order to hear it more clearly.

My next religious experience, if it may be called that, came when I was about 10 years old. One evening, my family was watching TV, and the movie *Nine Hours to Rama* was broadcast. This is a movie about the assassination of Mahatma Gandhi. I can't recall the details of the movie, but I do clearly remember how impressed I was with Gandhi. Later, I would go to the public library and borrow Louis Fischer's biography of Gandhi, and not long after that, begin my exploration of Hinduism. If Hinduism could produce such a man, I thought, perhaps the voice within me would find a louder, clearer echo from that teaching. Little did I know that Gandhi's life was most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his reading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and that Christ's teaching

would lead him to be become, as Martin Luther King described him, “the greatest Christian of the 20th Century,” even though he remained a devout Hindu.

My exploration of Hindu thought led me to Buddhism, and Buddhism led me to Taoism. As a university student, I majored in Asian philosophy and as a graduate student I complimented my learning with studies in classical western philosophy. I found much of interest in my reading, much that “spoke to me” – though still not with a voice clear enough and loud enough to convince me to forgo all others in her favor. After graduate school, I moved to Taiwan, where I have been living now for 30 years.

When our daughter was approaching high-school age, my wife and I decided that it would be best for her to attend high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at is where we had planned for her to attend university. When she was about to enter 8th grade, she and her mother set up housekeeping in Plano, Texas, and that is where both my wife and daughter found a home in the Catholic faith. During the 4 years our daughter was in high school, I would visit Plano for winter and summer breaks, and during my visits I would attend mass and Bible study classes with them. I not only made some good friends in the congregation, but also discovered that, unlike the Christian teaching I had been exposed to in my youth, the Catholic faith welcomes those for whom understanding and faith are complimentary and inseparable. I continued to read, and listen, and learn during my seasonal visits, but, after my daughter went off to university and my wife returned to Taiwan, I no longer made my migrations stateside and my opportunities for such community disappeared. Until last summer.

Last summer, my wife and I spent the summer with our daughter, who has completed her studies and is now working in a new town. During our visit, we accompanied our daughter to church and to bible study. The voice in my heart re-awakened, and I was determined to take my wife’s advice and set other things aside and concentrate on the message that the Catholic Church had to offer. I purchased an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to supplement the Bible still on my shelf at home and, while I was there with my daughter, read some of her

領洗之路

books on being Catholic and also did some reading on the Internet. After returning to Taiwan, I decided to find someone in the local Catholic community to help me in my formal study of the Catechism (which I had downloaded from the Internet – all 800 pages!). Providentially, my colleague and friend Thomas was a Catechism teacher in a local congregation, and he volunteered to take me under his wing.

Meeting Thomas every week wa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review my study notes and discuss my questions and concerns, and I found him a knowledgeable and gentle guide. During the course of our study together, I was overjoyed to discover that, not only does the Catholic Church not say that the teachings of Christ are clear for everyone to see since they are right there in black and white, but, rather, that while the teachings of Christ are indeed the final and perfect revelati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at revelation is not complete – that we are still growing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God’s will. I found comfort in the idea that, in the Catholic Church, both my faith and my understanding will be encouraged and nurtured. A few months after I had begun my studies, Thomas agreed to serve as my Godfather and to participate in my Baptism, which happened on December 24 of last year. And that is the brief history of my journey to Catholicism – but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When people have asked about how I came to be a Catholic, I sometimes feel like I’ve run into an old friend in the Arrivals hall at an airport somewhere, and am being asked, “Wow! How did you get here?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However, I don’t see the Catholic Church as an Arrivals hall and myself as having arrived at my destination after a long journey; rather, I see it as a Departures hall, from whence I am setting out – with the Holy Spirit as my guide – on a journey toward an increasing faith in God and a growing understanding of what it means to live a life of righteousness, and, ultimately, toward developing the courage and strength to put my faith and understanding into practice.

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天主

范承東

受洗後將近一年，我最期望自己能做好的一件事就是追隨天主，真正走上耶穌基督的道路。可是剛入門的我，對於我自己該怎麼做？真的有很多迷惑。感謝查經班的老師與許多教友們，為我解釋了許多新舊約聖經的問題。可是我仍然有自己想打開的結，就是我不斷的在分辨摸索一個適合自己的方式，能讓我自己緊緊的追隨天主。

在慕道班中學習到的，我印象最深的一個誡命就是愛天主。耶穌基督說：「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所以，愛天主於萬有之上，成為了我追尋方向時的依靠。可是要真正做到「愛天主於萬有之上」，對於我來說是很大的考驗。

在這個過程中，我學習到一個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當一隻毛毛蟲不了解怎時，當慧不足克服誘把自己給天捨棄自基督。完全交我自己時，我相信天上的父，一定比我自己更了解我。我該怎麼真正走上耶穌基督的道路，我祈求天上的父引領我，當我臨終時，我希望我的靈，能是天主所喜悅的。



麼變成蝴蝶
我自己的智
以認清方向，
惑時，我想到
的問題交托
主。我想學習
我，跟隨耶穌
我想把自己
托給天主，在
不了解我自

仁慈的天父，請寬恕我，洗淨我，修正我，請引領我方向，走祢的道路，萬有之上的天父，我愛您。我也為所有的人祈禱，特別是為今年新受洗的教友們：恭喜你們尋找到了這份從天而來的愛，願主愛環繞，所有一切都成為平安喜悅，隨時與每個人同在！

五年慶、十年轉

周道執事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一轉五年的慶祝，十年的過逝，照說，遠了，渺了。

但那年吹皺的漣漪，卻早化作生命裏穩健的浪濤，

在斗轉星移的歲月中，拍打著喜樂的驚奇。

晉秩成為執事已屆滿五年。

這五年應和著您離我們遠去的十年，

比起在天主眼中的；

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又相差幾何？

由衷的感謝妻多年的陪讀與奉獻，

在所有執事服務的背後，也都有她默默的付出與犧牲，

但這些全都掩不住我們幸福的喜樂。

喜樂的驚奇，驚奇的喜樂，

不都在訴說著同一份喜樂？

那份被點醒，欣然回應聖召，加入終身執事行列的喜樂！

如同那份您離開震旦轉入修院的喜樂，不也有著共同的相通？

老年人的探視，我去！

臨終者的關懷，我陪！

家庭困難的瑣事，我聽！

各樣禮儀的規範，我學！

還有；

執病人的手，

執聖爵的注目，

執聖經，高唱：「願主與你們同在！」的聲音，

執唸珠的禱聲，

並在日課悠揚的誦讚中，深深體會；

為您，代禱與轉求的感恩，

為我，愛與被愛的感受，

更有那；那裏有受傷，那裏就有執事榮幸的服務。

為執事的聖召，您曾說：

「If you know why, you also know how and what!」

為我，卻不是這樣，

因為答案祇有一個，也是您說的：

「這是教友的時代，

人生歲月

在海外說華語的神父，愈來愈少，
為了眾多教友的靈魂，滋養灌溉的需要，
站出來，站出來回應天主的召叫，
成為終身執事，終身服務的執事！」

就這樣，天主成就了一切。

在您走以後，我要讓您知道，
懇求您的代禱與轉求，已然奏效，
生命為我而言，已不同於從前。
這是一份日趨成熟的生命，
成熟到簡單不過的生命，
成熟到認識包容別人的不同的生命。
成熟到與哀傷者同哭，與喜樂者同聲
感謝讚美天主的生命。

五年晉秩，晉秩五年，
這五年來愈發顯出自己的不足和需要更多的學習。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一轉又是十年，
東西相隔有多遠，以愛相隨就有多長。
咫尺永恆，我們再見有期。
朱神父，五年的服務裏，您已走了十年
一轉十年，想您了。



大傳願景 王念祖

去年(2017)中，大眾傳播組才在組長治財姊的帶領下，轟轟烈烈地辦了一場叫好不叫座的「慶祝文字福傳 30 年」《葡萄藤雙月刊》（及其前身《家常》）的回顧特展，到了年底之時，因著治財姊以本身全職工作的忙碌辛勞，以及視力、健康的困擾為由，再度向神父懇辭大傳組長，同時也有幾位工作同仁也因倦勤、另有重要的教堂事工、或其他個人原因早已萌生退意，在莊稼本就不多，工人變得更少的窘境下，迫使《葡萄藤》在 2017 年的十二月號發刊後，就面臨了要如何繼續的挑戰。被提出討論的方案包括：只發行電子版、減刊（改為季刊或半年刊）、不定期發刊、甚至無限期停刊。因為《葡萄藤》是大傳組工作量最大的主要業務之一，也連帶引發「大傳組是否仍需存在」的疑義。



回首二十三年前，《葡萄藤》這個本來只是堂區事務公告與教友分享的通訊事工，茁壯成為以廣傳福音並促進教友共融為宗旨的「大眾傳播組」後，除了雙月刊的發行外，並陸續創立了專為事務報告的《主僕月訊》、反映教友意見的「主僕信箱」、北美最早的華人天主教堂網站（www.chinese-catholic.org）、聲聞僑界的《天主教之音》廣播節目、並定

期提供僑報新聞稿及專欄。時轉境遷，大傳組的工作，除了在少數重要節日及活動時發佈一些新聞，以及繼續保持堂區網站的運作外，主要的工作只剩下一年發刊六次的《葡萄藤》。然而，為許多本堂或已搬遷外地的教友，特別是曾經參與過其中事工者而言，《葡萄藤》是大家成長過程中的共同記憶，如何割捨得下？

就以治財姊為例，數年來她向神父請辭的次數，與請辭不成之後，謙虛地以「代理組長」、「聯絡人」自稱，而繼續地奉獻心力的年月，可以說是寫下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感人紀錄。而此次治財姊腳部手術在即，一再懇辭。左右為難的神父，既不捨放手讓治財姊離職而使大傳組群龍無首，又憐惜治財姊，不忍見她繼續抱著孱弱的身體耗竭盡心力，在經過數月長考後，才終於勉予應准。當神父指派我接任大傳組長的任務時，我想到自己從還在慕道班追尋信仰的時期開始，就已深深地愛上了《葡萄藤》。二十多年來，我是忠實的讀者，不時也厚顏的充當作者、編者，這一份感情令我不忍也不敢推托這個職責。

接任大傳組長後，治財姊不厭其煩地詳盡交代每一件工作的細節，與人事的變動，讓我深切感到「求才若渴」的急迫。所幸，多年來大傳組在治財姊的帶領下，各項工作都已井然有序地做好分工規畫。我沒有付出任何努力，2018《葡萄藤》全年的輪值主編就已各自定位：除了二月主編由我自己笨鳥先飛外，4月 - 克約、6月 - 智岡、8月 - 嘉玲、10月 - 美卿、12月 - 曉茗，各個都是獨當一面的編輯老手，無庸操心。我原本擔憂多年來在幕後認真仔細地管理稿庫、收發供稿的發芳，功成身退後將後繼無人，但領洗不久卻熱力十足的珊珊，毫不猶疑地接受了我的邀請，承接了負責管理「輻重糧草」的後勤任務。多年來為每期《葡萄藤》編排精美版面的徐偉，現在要專心協助夫人韓琦做好每週慕道班的事工，雖然他承諾需要時仍會幫忙，但我實在不忍心要求他繼續蠟燭兩頭燒。好在精通十八般武藝的漪婷，慨允接下排版的重任；珊珊也自願輪流分擔排版的任務。其他職務大抵沒有變動，譬如校對仍由嘉玲姊領軍，印刷取件仍有貞妮幫忙，需要打字的工作，也有美卿及德立幫忙。另外要特別感謝治財姊「退而不休」，願意繼續為大傳組負責廣告業務以及僑報的新聞發佈工作，讓我免去面對自己不擅與陌生人打交道，這個個性上的最大弱點。

雖然《葡萄藤》是否繼續發刊的警報，算是暫時解除了，但是展望未來，仍是路途崎嶇。當我在教堂的儲藏室內，看到過去一年來堆積的數箱，約有一千本以上沒有送出去的各期《葡萄藤》後，我遂特別留意放在華人超市門口架上的《葡萄藤》需求的情形。經過一個多月密切的觀察與紀錄後，發現被取走的數量實是微不足道。作為一個終身都在電腦職場謀生的人，我深切了解現代科技改變了大眾閱讀習慣，導致讀書風氣不振，因此坊間書店紛紛歇業，報章雜誌大半停刊。雖然我們這個小小堂區的信仰分享刊物，沒有營利事業的盈虧考量，但也無法倖免於這種大環境改變的無奈。然而，也正因為我們不以營利為目的，我們必須兼顧網路世代與仍然習慣傳統紙本閱讀的讀者。如何保持廣傳福音及促進教友共融的初衷，接受時代潮流嚴峻的挑戰，是大傳組努力的方針。

在這個方針下，我初步的願景、計畫、與行動包括下列各項：

- 《葡萄藤》的電子化：在紙本發刊時，將電子版(PDF 檔)以堂區電郵群組發送，並即時登入堂區網頁及臉書專頁。大傳組鼓勵教友多利用電子版或網路的葡萄藤，以幫助環保。
- 《葡萄藤》紙本的優質化：精簡並美化版面安排，盡量保持每期適量與定量的頁數。將現行每期印製的份數按實際需求，從以往常例每期 350 本改為 120 本，並視需求改變調整。如果可能，將節約下來的印製成本視需要移作印製彩色版本。
- 加強《葡萄藤》內容的深度與廣度：維持以教友生活分享文章為主的傳統，但增加非單一作者的專欄，以深化及擴展內容的幅度，並穩定稿源。譬如教友共融的專欄，可邀請各幹事組、善會、及教友團體輪流執筆，與堂區教友分享交流事工的心得，並增進堂區以外的讀者對我們堂區的認識，或慕道班(RCIA)介紹慕道友及新教友。其他專欄可以深入介紹禮儀、教會時事分析、靈修、聖經等為主題，幫助教友在信仰與靈性上的成長。
- 《葡萄藤》選稿的彈性化：以往因為受到《葡萄藤》篇幅的限制，常有投稿文章內容過長，或圖片較多，而有遺珠之憾。可以考慮的

一個兩全之道是在紙本印行的《葡萄藤》上只刊載文章的簡介，但可在當期的電子版或網頁閱讀全文。

- 《葡萄藤》字體繁簡版：近二十年來，移民或留學美國的華人人口結構有著明顯的改變。早期留學生以來自台灣為主，現在則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兄弟姊妹居多。縱然大多數人繁、簡字體都能閱讀，但唯有以自己最熟悉的字體閱讀，才能產生最親切的感情。如果行有餘力，我希望將來能發行繁、簡兩種版本的《葡萄藤》，供讀者自由選擇。
- 在僑社新聞發布的事上，以往是由大傳組充當「報導記者」，一手包辦，但在時效與內容上，常會因為需要與幹事組長來往溝通而有延誤或失確。我希望以後能由各幹事組或諮議會，按其需求自擬新聞稿。大傳組可以提供新聞稿的樣本格式及建議，並負責與報社的聯繫發佈，以求新聞內容的正確與即時。
- 網頁內容方面，我也請各幹事組或諮議會，如有需要向社會大眾公布的訊息（譬如復活節或重要禮儀節日的特別彌撒時間等等），提前通知大傳組，以便公布在網上，方便平時沒有參與本堂活動的人查詢。

有夢最美，但這些願景與計畫的實現，除了要仰仗大傳組同工的辛勞外，各組幹事、諮議會、善會、教友團體，及所有堂區教友的支持外，也要請求所有讀者給我們鼓勵與支持。在接任大傳組長的一個月內，就連續收到年近九十的劉姐（冰琦女士）贊助葡萄藤的\$100 支票，以及從未謀面的讀者唐甘賢寄自賓州的賀年信。因脊椎壓迫神經而雙手麻木的甘賢，以危顫的筆跡寫道，「請為我祈禱！萬分感謝！讓我承行主旨！耐心背我的十字架，主給的我都要，主要的我都給」，並附上了贊助葡萄藤的\$20 支票。我相信這倆位都是天主派遣的使者，在我正為神父指派的這個任務惶恐憂懼時，為我帶來了最大的安慰與鼓勵。我也懇請所有讀者，為我們大傳組的事工及全體同工祈禱，求主賜給我們毅力、智慧、與恆心，承行主旨，廣傳福音。

讀者唐甘賢先生寄來的賀年信：

主內兄弟姊妹：

我因頸椎壓迫神經，雙手
 於2017年2月開始麻木了，
 寫字不能發揮，橫七豎八，
 非常不好。請為我祈禱！
 万分感謝！讓我兩弟兄
 宗旨，耐心背我的十字架。這
 的我都要。禱的，我都給。
 謝謝大家。祝主佑新禧
 樂!!! 禱 唐甘賢 歲上 2018.1.14

20 為寄葡萄園騰用。

信仰上的迷失 - 女人

安得樂

保祿在致迦拉達人書中說：「但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生於女人，生於法律之下」(迦 4:4)。只要是基督徒，一定不會否認，天主的兒子，即是耶穌基督。這個女人，



就是瑪利亞。那「法律」呢？自然指的是舊約，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新約。很顯然的，保祿宗徒在這裡把耶穌的母親與天主在舊約中的話語，即天主藉著梅瑟所頒布的法律並列。或許有些人並不以為然，認為舊約的法律已成過去，新約的時代在耶穌誕生時已經來到。因此法律已經不重要了。然而主耶穌卻在山中聖訓裡很清楚地教導我們：「我實在告訴你們：即使天地過去了，一撇或一畫也決不會從法律上過去，

必待一切完成。」(瑪 5:18)就如天主所頒布的法律是神聖而有永久性的一般，耶穌在十字架上把聖母交給我們，也是要让這教會的母親，永遠持續地幫助世人走向正確的永生之道，以完成天主的救贖工程。由此可見，保祿宗徒所說「生於女人，生於法律之下」，似乎是把這「女人」與聖經相提並論。她和聖經一樣，為基督徒來說，理所當然是很重要的。

那在聖經中耶穌為什麼從來就沒有稱呼瑪利亞為「母親」而是「女人」？難道耶穌根本就不在意祂人世的母親嗎？在舊約創世紀中很清楚的記載著，最初上主從「人」的肋骨製造出「女人」。和最初的人一般，這女人是至善而完美無缺，沒有任何罪惡的。而對這第一個女人的稱呼，就是「女人」(創 2:23)。難道這最初的女人，與耶穌對母親的稱呼「女人」有相關嗎？

我們不妨來看一下聖經新約裡有關這「女人」的記載。在若望福音第一章裡，聖若望以「在起初(In the beginning)」開始，與創世紀第一章開頭的寫法相呼應。然後，像起初天主創造天地萬物般地，以一天天的方式，記載主耶穌開始祂救贖世人的工作。第一天，施洗若翰的作證；「第二天」(若 1:29)，耶穌受洗；「第二天」(若 1:35)，召叫安德肋和伯多祿跟隨主；「第二天」(若 1:43)，耶穌甄選門徒。連續三個「第二天」(The next day)，也就是開始計算日子的第四天後，福音裡這樣記載著一

「第三天，在加里肋亞加納有婚宴」(若 2:1)(最後一個第二天後的第三天，也就是開始計算日子的第六天)，耶穌和聖母，以及祂的門徒一起參加婚宴。也就在這迦納婚宴中，耶穌首次以「女人」來稱呼祂的母親。

在創世紀裡，也是在第六天，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一男一女，並祝福他們的婚姻，要生育繁殖(創 1:27,28)。「人」遂給了她一個稱呼，就是「女人」。還記得嗎？當時男女二人都赤身露體，並不害羞(創 2:23,25)。因為那時原祖並未犯罪，仍舊是純潔無暇的。很顯然地，若望在福音中把耶穌所稱的「女人」，與在舊約中最初天主所造完善無瑕的「女人」，前後相互呼應。這不也正指明著福音裡耶穌所稱祂的母親「女人」，是沒有任何「罪」的污染。

然而不幸的是，人和女人後來在樂園中犯了罪，被天主責罰逐出了樂園。在那之後，亞當才給自己的妻子起名叫厄娃，因為她是「眾生的母親」(創 3:20)。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耶穌稱聖母為「女人」而不是「母親」，因為最初的「女人」是完美，沒有任何罪的。而人性的母親則是源自曾犯了罪的女人--厄娃。這最初完美而無任何罪的女人即是瑪利亞的預像；就如亞當是耶穌基督的預像一般(羅 5:14)。瑪利亞完美無瑕的一生，包括「無染原罪」(天主教教理 491)，則是因為有上主特殊的恩寵臨在，在天主所造的完美靈魂與人性的胚胎結合時，即將她的原罪赦免(天主教教理 492)。因此，耶穌稱瑪利亞為「女人」，而不是「母親」，這其中的含義的確深奧。上主的智慧，實在美妙，令人讚嘆！

可以預期的，有人一定會質疑，認為「女人」與聖母瑪利亞間的連接，並沒有特殊的意義，因為耶穌也稱呼別的婦女為女人(woman)(瑪 15:28；路 13:12；若 4:21)。這樣的想法也並沒錯，就如在新約中，耶穌總以「人子」(son of man)自稱，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聖經中的「人子」即是指耶穌基督的特殊意義。然而在經書裡，「人子」也可以用來稱呼一般的人(戶 23:19)。先知厄則克耳不也自稱為「人子」(則 2,3)？由此可見，雖然一個名稱可以用來稱呼不同的人，但是當用在一個特定的人物時，它是可以有其特殊的意義。

這裡讓我們再來回顧保祿所說的話：「生於女人」。這裡指的女人，當然與耶穌口稱祂的母親的女人，是一致的。耶穌既然是主，不可能有

信仰時論

罪，也自然不可能由有罪的「母親」取得人性。宗徒用「女人」來稱呼耶穌的母親，也絕不是一種輕蔑的態度。相反的，是跟隨主耶穌的教導，表達衷心的崇敬。瑪利亞的恩寵，她的信德，以及完美無瑕的本性，足堪做為我們所有信徒的表率。這也是我們尊崇她為「天主之母」，是「教會最崇高、最卓越的成員」的意義。（天主教教理 967）

最初的女人在犯罪後，遭上主責罰，上主“對女人說：「我要增加你懷孕的苦楚，在痛苦中生子」（創 3:16）因此，包括厄娃在內，所有的母親在生產時，均有產痛，是因為有「罪」的緣故。然而在依撒意亞先知書中，卻這樣記載著：「還未受痛便已分娩，陣痛尚未來到她身上，就生了一個男孩。」（依 66:7）顯然地，這男孩 - 耶穌，在誕生的時候，祂的母親瑪利亞並沒有歷經產痛。此外，保祿宗徒也指出基督是「天主的智慧」（格前 1:24），而智慧是「不進入存心不良的靈魂裡，也不住在一個屈服於罪惡的身體內。」（智 1:4）固然「罪惡藉著一人進入了世界，死亡藉著罪惡也進入了世界」（羅 5:12）。可是在智慧書裡也確實明確地說到：「其實天主造了人，原是不死不滅的，使他成為自己本性的肖像；但因魔鬼的嫉妒，死亡才進入了世界；只有與他結緣的人，纔經歷死亡」（智 2:23,24）。我們不妨試想，假若聖母也曾經與魔鬼結緣而有罪，那她又如何能夠成為孕育天主聖言的約櫃？因為天主是不可能與魔鬼結緣為伍的。

由此我們不難從這些經文中，理解到聖母「無染原罪」，以及沒有其他任何人性罪惡的聖經依據。所以，耶穌一再地稱祂的母親瑪利亞為「女人」，其實是在教導，並提醒我們應該要敬愛聖母，追隨她那至善而無瑕的人性，才能中悅於天主。雅歌中的頌讚：「我的愛卿！你是全美的，毫無瑕疵。」（雅 4:7）這段經文，再一次地指證出聖母「全然聖善」完美的一生，是沒有任何「罪」的玷污（天主教教理 493）。

總之，天主教會所教導聖母「始胎無染原罪」（Immaculate Conception）的信理，並不是人為所特別創立的。這信理原本就已隱藏在舊約裡，再顯示在新約之中，乃是有所依據的。

（初稿於 2016 年聖母獻耶穌於聖殿，完稿於聖母升天瞻禮日。2018 聖若瑟瞻禮日投稿葡萄藤）

在主內休息 張宏秀

人為什麼需要休息呢？從信仰的角度怎麼看待休息？祈禱與休息有關嗎？

一、為什麼需要休息

我們的身體需要工作與休息，正如天主所創造的世界中，也劃分白晝與黑夜，平日與主日，休息是在天主創造萬物的規律內。我們的情緒也需要調整放鬆，並放下擔憂害怕，我們的靈魂也需要安歇在天主聖三內！

休息使身體有體力、心中有愛、頭腦有智慧、意志內有天主的旨意、靈內有基督的平安！讓身心靈獲得有品質的休息，是珍惜自己生命與愛天主的行動，也是做基督信徒的本分，是信仰生活的內涵，也使我们更有能量去愛人。

什麼是有品質的休息呢？果實是什麼？有品質的休息能夠帶來活力、細胞更新、健康的自癒力、免疫力及自律神經系統，釋放擔憂及負面情緒，對事物的觀點更有彈性，有創意，更容易感受到天主的臨在及基督的愛、平安與喜樂。那如何獲得有品質的休息？除了足夠的睡眠、運動、健康飲食、休閒、生活習慣、減少人際衝突及管理工作壓力外，信仰的力量其實對以上的實踐有極大助益！

信仰讓我們能夠：祈禱求恩、與耶穌有親密對話，能夠在天主內靜默休息。信仰幫助我們平復動盪的情緒，能用神的智慧看讓人煩惱的事情而解脫，因承行主旨意而不被世俗的憂懼捆綁！

二、進入主內休息

瑪 11: 28-30「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耶穌給我們關於休息的教導是：如果活的很累、就到我這裡來，我會讓你得到有品質的休息。我們能夠在基督內得到完全休息的條件是：先放下世俗的追求，憂慮的軛，離開對世界的依戀或依附，再進入基督內休息！基督要我們跟隨祂，背起承行天主旨意的十字架，在祂內，得到靈的安息及身心的休息！

所以背這個世界給的十字架，身心靈得不到休息，而在背天主給的十字架的辛苦中可以休息，祂的擔子畢竟是輕鬆的！如果不背主的十字架，就自然而然地允許世界給的、或自己找的十字來消耗生命。

若壹 4:13 告訴我們「我們所以知道，我們存留祂內，祂存留在我們內，就是由於祂賜給了我們的聖神」，我們可以留在基督的平安內，因為基督在我們內心的深處！耶穌告訴我們，祂給我們的平安不是屬於世界的，而是直接從祂而來的。耶穌要我們把這世界給的負擔置諸腦後，就是捨棄或放下世俗加給我們的擔心害怕，才能夠全力走向祂，進入祂內，得到從祂來的深度平安及休息，甚至在痛苦中仍有平安及休息。

我們可以用具體的步驟來準備自己在主內休息：

1. 常覺察自己身心狀態。
2. 分辨自己背的十字架是來自天主？或來自世界？
3. 做有助身心靈休息的選擇，即是選擇天主的旨意而活在天主內。
4. 以行動及祈禱支持自己的選擇。
5. 面對誘惑難以選擇時，則尋求協助，避免單打獨鬥。

三、不能休息的原因

不能好好休息的根源是心中的害怕、擔憂、焦慮、及怕失去、怕改變。我們為那些遲早會消逝的事物擔心害怕，為難以控制的人與事操煩，自然無法好好休息！我們的靈性智慧知道世物如金錢與權力，無法永遠擁有，因為連這個世界都要過去；但是我們又受世俗影響，試圖掌控那些很快消失的。

這個世界的一切就是我們恐懼的根源，但是若壹四 18 告訴我們：在愛內沒有恐懼。圓滿的愛可以把恐懼驅逐於外。從這裡我們可以瞭解到，若活在天主的愛與真理內，就不會讓恐懼在心中長期停留。

對世界的控制與依戀，讓我們活在恐懼焦慮中，而無法真正休息。當生命能量卡在掌控中，我們把自己放在一個絕對輸的位置上。因為我們反倒被想要控制的人事物控制，被恐懼控制。我們需要強化天主愛的影響力，來平衡心中的恐懼及其負面影響。

四、愛天主在萬有之上

人會跟所愛的事物產生依附關係，在關係中受深度的影響，而越來越像似所愛。喜歡不同於愛，我們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喜歡，例如喜歡茶勝於咖啡。我們可以自由地喜歡及享受萬事萬物，但是不會因而產生執著、依戀、或依附，而失去心靈自由，成為奴隸，以致無法在主內安息。如保祿所說，寧可成為天主的奴隸，也不要成為世界(事物)的奴隸！

在若壹 1:2, 2:15-17「…不要愛世界上的事；誰若愛世界，天主的愛就不在他內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卻永遠存在。」聖若望告訴我們在主內休息的條件：愛天主在萬有之上！這使我擁有內在自由，輕鬆的去享受天主恩賜的一切，而不成為擁有的奴隸而勞苦，身心無法休息。如果我貪戀執著於這個世界，我的心就在這個世界上，不在天主內。天主的愛與平安就在我的心門之外，而不是存留在我心中，我又怎能在主內休息？

天主要我們愛他在萬有之上，這是祂最大的渴望。因為愛祂，存在祂的愛內，被祂的愛充滿，我們才能與祂同在，並在祂內在休息安息。因此行天主旨意的人，不會被世界消磨掉，得永存。我們越依靠天主去行祂的旨意，就越能夠在主內休息，越不受世界及擔憂的影響。

五、與儒家文化淵源結合

最後，我們回到自己文化根源，將儒家經典《大學》中的修身之道與在主內休息的靈修整合，把對基督的認同與對中國文化的認同連結起來。由此可以清楚看到：休息是天主計畫中的一個環節，休息與靈修祈禱不可分，休息是重新聚焦於基督的過程！

- ❖ 定~把身心「定」在祈禱中
- ❖ 靜~在交託中「靜默」下來
- ❖ 安~在天主的愛內得到身心「安頓」
- ❖ 慮~在分辨主旨中「思慮」
- ❖ 得~在承行主旨中「獲得」休息、平安與永恆生命

(本文原載於《道明之友》第 185 期)

在主內休息

依納爵神操小組 2018 年避靜心得分享

袁姐

「神操小組」選在納匝肋避靜中心進行一天的在天主內休息的避靜。這次避靜的時間是二〇一八年一月六日，正巧這幾天在我們林家是個有紀念性的日子。那是二兒子之鼎神父晉鐸 22 周年慶，也是小兒子志偉結婚 22 周年慶。之鼎神父在晉鐸後的第二天就為弟弟舉行婚配彌撒、為他們證婚。家有喜事而且雙喜臨門，真是感謝天主所賜的恩寵與福分。上午 8:30 提前抵達參與了當天的彌撒聖祭，內心沉浸在安詳喜悅裏。接著避靜由宏秀姐妹以輕鬆活潑、多采多姿的方式帶領我們進入整個過程中。她讓我們利用彩色的紙張，拼貼畫報上搜集到的圖片，只要能象徵主題休憩的畫面，又契合自己心中的感動，將其貼在彩色紙上，再與所有姊妹們分享就行了。

上午，我剪下一個臥姿的女人，她那輕鬆悠閒的躺靠在沙發上的神情引起我的共鳴，我也想躺下休息。另一個畫面是坐於賓士在高速敞篷車中，高舉雙手，喜悅地迎向大自然懷抱的女人。全然的放鬆及忘我的回歸大自然是我所嚮往的。下午的拼貼，主題是：我願意我的憩息在主內是個什麼狀態？這次我選了一張粉紅色的紙張，貼了三個畫面。其中之一是剪貼一個嬰兒被抱在母親胸前，而他的小臉由母親的肩頭往後看，一副單純、善良、滿足而無憂無慮的樣子，我願自己像這嬰兒一樣，完全無所懼的依恃、信賴上主，將一切的勞苦、重擔與病苦交托在上主手中。另個畫面是插滿了各種電線的大小六個插座，這好似上主給我充電，把無形的各種資訊用來充實我的生活一樣。最後我貼的畫面是一些五顏六色的彩色鉛筆排在黑白的風景畫旁。噢！我請求天主在我的生命中添上美麗的色彩，為我著色，來豐富我的人生，多麼美妙的構圖。

我在備忘小卡片上寫著經句(瑪 10:29-30)：背起我的軛，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這樣你們必要找得你們靈魂的安息，因為我的軛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良善心謙的耶穌使我注意力放在天主愛

內，依賴上主的心所做的一切事，都成了愉快喜樂的事。有願意付出與奉獻的心意，就不覺得什麼是苦差事。能自由自在地放下對世俗的眷戀及擔憂而樂此不疲。

Edna

在避靜的帶領下，我在主內休息的過程是：

- 1) 想一想我如何起步在主內休息？
- 2) 我寫下內心的憤怒，焦慮，害怕，自責...。我對世界的依戀執著 (attachment) 在那裡？什麼 attachment 使我失去了平安？
- 3) 我把這些清單上的情緒拿到天主面前，放在祂腳旁，然後休息。
- 4) 選擇一個 (Only 1, Not 2) 項目與主對話，吐訴我真真實實的感受 - 沒有修飾，評估，或自責。當我只能選擇一個項目去和天主訴苦時，我才驚覺到，其他的擔子不是那麼受不了的！太棒的陷阱(活動設計)了！
- 5) 完全靜止，沒有言語，沒有思考，等待主的答覆。

在進入靜止安靜中挑戰來了：這時看到自己如同一個戒癮病患，坐立難安，蠢蠢欲動去抓住一些習性的和自認有效率的動作和腦力！幾次來回和自己的搏鬥，終於累了，只能往前瞪著窗外這棵近乎禿光的樹（不能瞪著左右兩邊的姊妹），隔著玻璃，我聽不到它，它似乎也對我要說什麼完全不感興趣，我的心隨著不習慣的靜止(still)而逐漸安定下來，一窗之隔的二個世界，都靜止無聲，我疲倦地瞪著幾片殘留的葉片，如同欣賞著美術館的油畫，輕嘆著對它不再茂盛的同情，也喚起我自己對生命之'冬'的抗拒的哀傷！

但隔著玻璃，我覺得，這棵樹有著它自己完全與我不同的 reality: 這棵樹在這午後小盹後滿足地甦醒了，它的一片冬葉毫無抗拒地隨著微風的節奏起舞。我的心隨著它左飄右擺地打拍，完全不曾注意到在何時它已經平安的落地了！我的目光又回到這棵樹，想去數數還有多少葉子殘留？它幾時就要完全的光禿了？這時、這棵樹輕語：我不悲傷！妳難道沒有看到即使我只有了了幾葉，仍有午後冬陽給我取暖，我看似枯了，我的葉

靈修分享

子依然有露水潤綠，我不必搖晃，微風徐徐吹來引葉而落，樹和葉分離了，但沒有死亡的掙鬥，因為生命一直沒有離開我。我帶著一個小小的期盼來避靜：休息一下，喘口氣，跟著宏秀穿針引線的帶領，透過一個小小的針眼 -- 片刻的主前寧靜，我第一次體驗了在主內的休息！

劉珊珊

這次避靜的主題是「到我這裡來安歇」，宏秀循序漸進的引領我們去發覺自己內心深處中最被困擾的憂慮。讓自己全然放鬆的在主內休息，感覺祂的臨在。像個初生的嬰兒般，舒服的躺在天主的臂彎中，享受祂的慈愛與這份安全感。把心裡最擔憂的事交給耶穌，釋放掉沉積已久的負能量，騰出空間，像個耗盡的電池，補充來自天主的飽滿電力。這是一趟最美好的心靈療癒旅程，幫助我放下心中的陰霾，擺脫捆綁，以釋然的心情擁抱生命中的每一個不完美。

小米

能夠安靜在主懷該是我的追求，能夠看到小鹿一樣的光點，每當遇到困難時，那亮光再度光照我，無限的感恩，天主及主內姊妹弟兄的分享帶領讓我在年度之初，享受這美好的一天！

觀觀

對我而言，這個避靜是恩賜，讓我得以放下過往的傷痛，憂慮，悲傷！在主內休息，得到身/心/靈的充電，而能輕裝繼續上路。我是一位不喜歡洗澡的人，理由是怕麻煩，偷懶。但偶而為之後，又覺得也沒什麼大不了，而且洗澡後整個人有煥然一新的效果！去避靜後的效果也是如此。它們唯一的不同是我很喜歡去避靜，我認為那是一種福分。洗澡時

用的肥皂不同，會有不同的效果，這次使用的是宏秀牌薰衣草肥皂。一連串的精彩安排：把煩惱心事寫在紙上，然後揉掉，剪貼分享，靜觀默想。讓我得以靜觀自己，與內心的自己相遇相知，並在聖神溫柔的注視下，得以軟化我那有時漸漸僵化的心。謝謝避靜！

雅潔

離上次 夏天避靜又有四，五個月了，上次在宏秀用心帶領下挖出這幾年存在內心深處“憤怒”的情緒。這次又有所獲；她要求大家一一寫出自己內在害怕事項，再從其中選一項最感害怕的事項來“meditate”(默想)。在 meditate 中“來來回回與天主做對話”；讓我至少有機會去面對這一段時間自己內心深處確切的害怕，並與主耶穌的話語做連結；藉此連結，讓我也看到愛與自由的度量如此深，如此廣，無邊無際！只是覺得我們對體驗天主的愛，受了 conditioned (限制), 很可惜。因天主無所不在，祂是造物主！我們也要放大自己，不受任何文化的教條的 condition (限制)。就算是受了很多教條，但最後也要放掉，沒有任何 condition 才能與祂融合，我們就能與祂同在，無所不在了。當然回到現實生活很難完全做到。我們活在太多制約裏了。

小羊

冬日燦爛的陽光下，雖是又寒又凍的清晨，但卻也攔不住一顆顆渴求「主內憩息」的火熱之心靈。隨同神操小組姊妹，來到了 Nazareth Retreat Center 納匝肋聖家避靜中心，遙遠就見到了綠意盎然的草坪、噴泉、花圃、果樹，及立於大聖堂前面，那尊伸出雙手，迎接人們的耶穌聖心像，祂好像在對人們說：「到我跟前來」。抵達後，宏秀姊妹先介紹一下環境，即開始避靜。她首先點出此次避靜之主題：「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瑪 11:28-30)。並且提出一些問題，及她個人的體驗及分享，幫助每個人去深思，例如：人為何要休息？有品質的休息是什麼？若在主內休息，身、心、

靈修分享

靈狀況，會有何不同？如何達到在主內休息？她以別出心裁、活潑生動的揉紙、色筆、剪貼插畫，及提供色畫紙，協助每個人，試著「放下」心思念慮中，一切之世上牽掛，將自己及避靜完全奉獻、交給主耶穌。然後，邀請每個人在聖神引導下，拼貼出每個人的「休息」。



第一個拼貼，就自己之意念貼出「自己心目中的休息，是什麼樣光景？」看到自己的拼貼竟然是一幅寬敞的、有落地窗、窗外乃蒼蒼綠竹之大客廳起居室，女主人翹著腿「Home At Last」，放鬆開心地享受悠閒。另外，亦剪下三幀陪襯的小貼圖，是美麗的鮮花、麪包早點、報紙及戴著牛仔帽的狗！我寫下：家的安靜、花、早點、狗-- 休憩時光。是份感恩之情，會心之笑油然而起，主耶穌，謝謝禱！自去年十月因醫生之診斷，告知需動一足部手術始，我即歷經焦慮、擔心、猶豫不決及害怕，又得安排工作，又需申報病假等諸多繁雜事務，祂卻一步一步地指引我，賜我力量、資訊及智慧去面對及解決好多的挑戰。祂賜給我所需要的休養時間，及供應我所需的各種「照護」。在我 15 年多之全職工作中，每日長時間往返搭乘公車，不論風吹雨淋、日曬冰雪，確實感到十

分之疲累。在家休養時刻內，雖然左腳有腫脹疼痛，又得使出渾身解數撐著用右腳滑騎三輪車，許多生活上小節也很不方便，都必「仰賴」他人協助。然而這段休息的日子，每天清晨醒來「時間」似乎是一串串美麗的各色寶石，是上主慷慨灑給我自由「使用」的！

第二個拼貼邀請每個人再貼出「主內的休息，為每個人是什麼樣？」再次，出我個人意料之外，竟然貼出了二幅！其一為精瑩的粉紫色之深灰寶石座。我寫下，「生命的鍛練」有如「寶石」- 也是必經工匠之鑿磨、雕塑的。另一幅為站在巨石小丘上之年輕女廚師，她右手捧著雙層櫻桃奶油蛋糕，左手則興奮地伸向身旁那結滿櫻桃之大樹。仰望著樹上累累結實的櫻桃，她神采奕奕準備要摘採，「Go Beyond」！我寫下，休憩之後有如聖依納爵神操中：「更的精神」！由於心中深深感受到主耶穌祂那滿滿的愛，在反面又貼了一幅熱鬧的夜間遊樂場，場中閃爍著非常絢麗之燈光色彩「Light Up Your Next Adventure」。我寫下：「跟隨祂，在主內一起探險！」

午餐時，姊妹們一同享受避靜中心自製的生菜，佳餚及水果、咖啡、甜點，一應俱全。敞亮潔靜的餐廳，很舒適。由於僅僅是一天短短的避靜，時間實在很有限，但是宏秀姊妹仍然用盡巧思，用餐之前後，都穿插安排了幾段的靜默、深度祈禱及安靜。俾使姊妹們，能夠體驗到「與主契合」的美妙！

用完午餐，享受了「聖體前」的靜謐，與主相對，聆聽祂的細語。眼見冬日的陽光，璀璨地又慷慨地灑在避靜中心的透明玻璃 L 型高架長廊上，好棒呀！平常上班，不常有機會曬冬陽，一下班就卡在時間的框架中，天天都得趕公車！而此刻，燦爛之冬陽下，每一張沙發靠椅、搖椅，每一個小桌臺上的書籍、聖經、插花、聖像、雕塑之佈置擺設，太美了！

每位避靜者，都靜靜地享受這樣的悠閒，我也找到一張舒適的搖椅，身旁的小桌台，是聖母媽媽小雕塑，名為「Our Lady of Hope」。塑像很細緻地顯示出她微顯身孕的飄逸白袍，肚中乃是咱的救世主啊！童貞女孕育著小耶穌、母子連心呢！聖母媽媽，妳乃「希望之母」，賜人類永恆的希望。凝視窗外的竹子隨風搖曳，內心那種清澈、安寧、平靜、霎那一刻之間，卻有一份天上人間，永恆之愛的感動！



時光流逝，已是避靜的下半場，宏秀姊妹分享靈修心得：Devotion（全心奉獻），Detachment（放下），Recollection（回顧恩寵）。她並且將聖若望一 4:13, 16, 18 為避靜的姊妹們釋意。「天主是愛，那存留在愛內的，就存留在天主內，天主也存留在他內」，「在愛內沒有恐懼，反之，圓滿的愛把恐懼驅逐於外」，而且「因為恐懼內含著懲罰，那恐懼的，在愛內還沒有圓滿」。人有恐懼之情，乃因人性期待能夠「掌控」一切，不易完全交託信賴。唯有在不斷的祈禱靈修，藉著基督、協同基督、在基督內，方可日漸邁向愛的圓滿。最後，她還深入淺出介紹「大學」中的「定、靜、安、慮、得」和「主內安息」的相關性。在總結之後，每位組員將在祈禱時所遇到的問題提出，她也特別協助分辨、澄清及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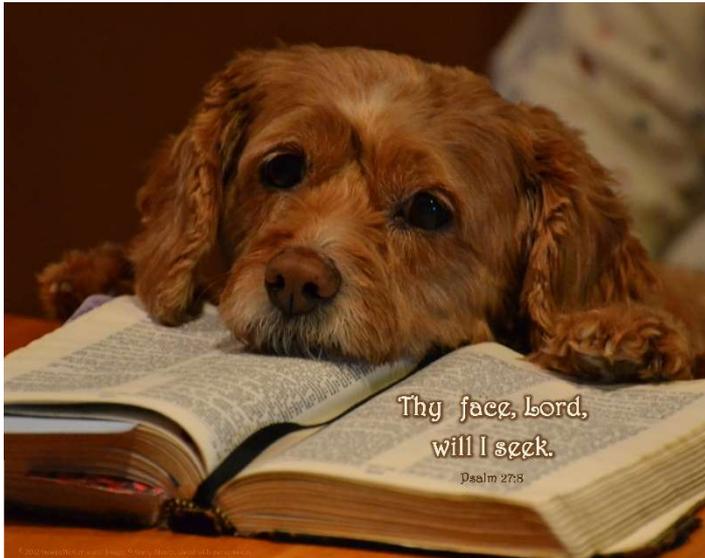
在這一年之始，何其有幸，能夠參與「主內休息」避靜，這是多麼寶貴，也更加深我與主相聯的靈性安慰！主耶穌！謝謝禰愛的呼召，在禰內休息之後，可繼續跟隨著禰、去承行禰給我生命中的旨意！

談聖經中的狗

鄒保祿神父

今年(2018)年是狗年，在古代的以色列，狗不是人的朋友，而且有輕視之意。在申命紀，男妓被稱為狗；(申 23:16)，若望默示錄說：「凡為狗的，行邪術的，姦淫的，殺人的，拜偶像的，以及一切喜愛撒謊並實在撒謊的人，都留在城外。」(默 22:15)此處「凡為狗的」，指不信心的人。某些穆斯林稱基督徒為狗，也是有這種輕蔑之意。

耶穌在治好客納罕婦人的女兒之前，試探她說：「拿自己兒女的餅扔給小狗是不對的。」但她說：「是啊，主，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



掉下的碎屑。」耶穌回答說：「妳的信德真大，就如妳所願望的，給妳成就吧。」(瑪 15: 22-28)。可見她相信耶穌是在試探她，她得到所要求的。

在我國的文學裡，狗有好和壞的意思，例如在三字經中，它說：馬牛羊、雞犬豬，此六畜，人所飼，是古人所養的主要家畜。但在不好的看法，如在戰國時代，如在齊國的孟嘗君的故事，雞鳴狗盜，小偷指的是狗。但在歐美國家裡，狗卻是人們所喜愛的。

尼祿皇帝生平簡介

鄒保祿神父

羅馬的尼祿皇帝（Nero, 公元 37-69 年），可在《暴君焚城錄》電影中（Quo Vadis）看到他的一些故事。今介紹如下：

尼祿生於公元 37 年 12 月 15 日於哈西奧城（Hazio）。當時克勞狄（Claudius）皇帝娶了尼祿的母親亞格里比納（Agrippina），且收養了尼祿。公元 53 年，尼祿娶了克勞狄的女兒奧大華為妻，他的母親把克勞狄皇帝殺死。次年（公元 54 年）把尼祿推為羅馬皇帝。

尼祿在位的最初五年，因著塞尼加（Seneca）和布鲁斯（Burrus）兩人的輔佐，功績可觀。可惜的是，這兩位賢士死後，尼祿的政績便走向下坡了。

公元 64 年 7 月 18 日，羅馬城的「馬克西穆斯大競技場」（Circus Maximus）遭人縱

火。火勢蔓延，幾乎燒掉了整個羅馬城的一半。羣衆起來抗議。尼祿把此事歸罪於基督徒。按古羅馬史學家塔西特斯（Cornelius Tacitus）的記載，有許多基督徒被殺害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聖伯多祿和聖保祿兩位宗徒都是在他在位時（公元 64 年）為主殉道。



公元 65 年，執政官卡爾普爾尼·皮索（Calpurnius Piso）元老謀反，但被平定。公元 68 年 西班牙行省總督伽爾巴（Severus Sulpius Galba）率軍叛變，自立為帝。同時，羅馬元老院及其侍衛也都背棄他，他遂於羅馬城自殺身亡。時為公元 69 年 6 月 9 日。

銘謝個人捐款及工商贊助

劉冰琦女士 \$100

唐甘賢先生 \$20



劉夢連會計師事務所

Maria L Chen
CPA · MBA

501 Industrial Dr.#101
Richardson · TX 75081
(972)699-0986



六福旅行社

U.S.A. GATEWAY TRAVEL
600 Data Dr. Suite 101
Plano, Tx 75075
Tel: 972-960-2000
1-800-878-2828



周恕同牙醫診所

General Dentistry
1729 Christie S.Lee D.D.S.
Analog Dr. · Richardson
預約電話
(972)437-0200
www.christieleeds.com



31 冰淇淋店

Baskin Robbins
11700 Preston Rd. #670
Dallas · TX 75230
(S.E corner of Preston & Forest)
Tel: (214)368-3311



TOKYO ONE

Sushi and Grill
WWW.TOKYO-ONE.COM
4350 Belt Line Rd.,
Addison, TX 75001
Midway & Beltline SE Corner
TEL: 972-386-8899
FAX:972-386-0666



Ann Nguyen Insurance Agency Inc.

Catholic Agent: Ann Nguyen

12655 N Central Expwy, Ste. 310

Dallas, TX 75243

Tel : 214-692-0900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4201 E. 14 St.

Plano, TX 75074

(972)516-8500